

李保国: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翟英琴

郭素萍只好悄悄抹眼泪,督促李保国按时吃药。

平时,李保国还是谨遵医嘱按时用药的。崔同教授回忆说,李保国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期间非常严格地按照医嘱使用治疗糖尿病的药物。他很佩服李保国的严格与毅力,他认为李保国不是不注重自己的健康,而是把健康排在了工作之后。

李保国当然希望自己有个棒棒的身体,那样他就可以为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他出门的时候总是带着保温杯,里面装着胰岛素,他甚至还剪下印有治疗糖尿病偏方的报纸,夹在本子里。

但是,李保国坚持不去住院,他说:“我才不去医院呢,去了我说了就不算了,医院就把我扣住,不让我出来了。”他怕医生不让他下地干活,也怕做了手术影响工作。

“我知道保养,每天两个大枣、两个核桃,我吃得不少。”李保国安慰关心他的人。

可是一旦忙起来,他就把用药的事给忘了。郭素萍只好站在一旁,一手端水,一手拿药,用哄小孩子的语气说:“保国,该吃药了。”

“没看我正忙着嘛!”李保国反而没有好脸色,好像郭素萍干扰了他的工作。

李保国说:“看着果农渴望的眼神,我要做的事情太多,10个李保国也忙不过来。一

日做不成,我寝食难安。”

2016年春节前,李保国和郭素萍从山区急急忙忙返回保定。路上,郭素萍说:“进市区后,咱们直接去超市,买点年货。明天就是年三十,该过年了。”

“对,买年货时千万别忘了买个红灯笼,我答应孙子了。去年忘了买,到现在还觉得对不起他。”李保国提醒说。

下午4点,他们来到学校附近的超市,超市已经关门。一打听,原来这年的腊月没有三十,二十九就是除夕。他们开车转了几个地方,卖红灯笼的都收了摊。李保国遗憾地说:“咱对孙子的承诺又落空了。”

没有备下年货,正不知道如何过年的时候,亲家母打来电话,他们赶到亲家母家,两家在一起过的除夕。

李保国见到辰辰,马上笑得合不拢嘴,辰辰却噘着小嘴不理他。他以为是因为红灯笼的事,便忙向辰辰解释。

辰辰却说:“辰辰想爷爷了!爷爷不乖……爷爷不按时吃药。”

李保国赶紧抱着辰辰说:“爷爷乖,爷爷听话,爷爷这就吃药。”看着懂事的孙子,李保国既欣慰又愧疚。

2016年3月7日,河北省妇联要在平山县举办一个活动,特意邀请李保国参加,郭素萍却说有其他的事赶回了保定。

活动现场,主持人对李保国进行了采访。

最后的冬天

□靳军

“切——你小子,忘了老娘是干啥出身的了。解放前,俺玩盯梢这套把戏时,他姚诸葛还不知在哪个大腿肚子里转筋哪!”

“娘,你真打算和他们斗斗法了?”建国说,“要我们看,你真不如歇歇心,这么大岁数了,值当吗?”

“你们不懂,这哪儿是为了俺自己个儿啊,娘这把老骨头值几个大子儿啊!你们不在家不知道,咱村让万有粮这帮鬼崽子们折腾得散了架了!”

“那你打算下一步咋办?”建业问。

“咋办,你们就不要管了,只是要记住,在选举开始后,你们哥儿仨要保证随叫随到,听娘安排。至于生意上的事,娘不管,你们自己料理。”

“好吧,娘,我们听你的,只要你老高兴,过得舒心,我们比啥都高兴。”建国说。

“那好,先不说这事了。饭好了没?开饭,俺的孙子孙女们哪?快让他们进来,让奶奶好好瞅瞅,哎哟喂——想死你们啦——”

第七章

(1)选举时机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这是龙华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是,实际上早在N年以前,龙华人就把种麦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向后推迟了。当然,他们当中,很多

人不知道有个什么“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只是他们渐渐发现,秋分时节,下种以后,这些麦种在秋后温暖的阳光里仿佛安逸得过了头,舒舒服服地伸开了身子,可着劲地疯长,那副热情洋溢的样子让你不得不采取点超常措施,否则这些生机勃勃的麦苗们就敢在入冬前拔了节抽了穗!乖乖,我的娘哎,这还了得,初冬的霜冻马上就要来了,这些不知深浅的小苗苗们还不得冻抽抽了?于是,人们便习惯于在生产队长敲得震天响的那口钟的催促下,整齐划一地牵上驴或是马再不就是牛,套上碌碡,来回转着圈地碾轧那些疯长的苗苗。虽然人心里都觉得这么早就撒种、长了再碾轧白费事,可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谁也没有说个“不”。

真正的转变是分田到户以后,人们种地不用再听钟声的催促了,时间也自由了。开始还是老套数,也种也碾,可是碌碡都成了私家的,想碾还得借,借就得看人家的脸子。所以,最后试着晚种几天,一看,苗苗们并没有因为晚了这么几天就闹情绪,只要水分上足了,照样铆足了劲地冒出一片绿来,更主要的,来年产量一点没有减少,还少了碾轧的这道关,省老事了!所以不知从啥时候开始,龙华人种完麦,实际上已是寒露节都快过完了。麦种下到地里时又不用再碾轧了,这里的人们才算真正的有了点闲工夫。

关爱老年人

用我们的爱
为他们的生活添彩